

灵魂的自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霍夫曼的辩护

Hoffmanns försvar

[瑞典] 谢尔·埃斯普马克 / 著
Kjell Espmark

万之 /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霍夫曼的辩护

H o f f m a n n s f ö r s v a r

[瑞典] 谢尔·埃斯普马克 / 著
Kjell Espmark

万之 /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霍夫曼的辩护/(瑞典)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
万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书名原文:Hoffmanns försvar

ISBN 978-7-208-13936-7

I. ①霍… II. ①谢… ②万… III. ①长篇小说-瑞典
-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3924 号

Hoffmanns försvar

© KJELL ESPMARK 2013

ISBN 978-91-1-305276-2

2013 年瑞典北方出版社(Norstedts)第一版

Thanks for the Support from Swedish Arts Council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崔琛
封面装帧 范乐春



霍夫曼的辩护

[瑞典]谢尔·埃斯普马克 著 万之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shsjwr.com)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常熟市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4.5
插页 1
字数 97200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3936-7/1·1558
定价 25.00 元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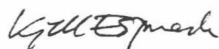
某些作家与读者的对话可以穿越几个世纪一直持续下来。恩斯特·霍夫曼（Ernst Hoffmann, 1776—1822）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是欧洲浪漫主义时期最多面的天才，既是作曲家、乐队指挥，又是漫画插图大师，也是讲故事的能手，还是一位法学家，是拿破仑王朝崩溃之后那个时代里最廉正不阿的法官。当时欧洲各国都弥漫着压抑恐怖的气氛，司法机关随时准备把有独立思想的人投入监狱。霍夫曼作为诗人和法官面对绝对专制的政权毫无畏惧，勇敢地发出自己个人的声音。

霍夫曼和身后世界的对话也是多方面的。他是在自己的叙事艺术中首次采用无意识手法的作家，因此获得过弗洛伊德和超现实主义者的赞赏。对于他来说，形式与风格应该和内容有机地结合为一体，这本来就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正如一个世纪之后对现代主义者来说也同样如此。同时霍夫曼在自己的文学故事里把奇异想象和现实的精确性结合起来，其方式已经能让人看到未来的果戈里、爱伦·坡、塞尔玛·拉格洛夫和

卡夫卡等很多作家，甚至一直看到魔幻现实主义。他在其他方面的发明创造还包括人物主旋律手法。而且他还创造了文学蒙太奇的手法，在有关教堂乐师克莱斯勒的传记小说中穿插了牡猫穆尔对人生的思考。霍夫曼完全可以成为“首位现代作家”头衔的最佳候选人。

就在所有这些多面多彩的形象之中，一个身材细长的人物，活泼而表情丰富，能在老城区半地下小酒馆里引逗酒客开心大笑，是个人人喜爱的喜剧家——也就是我们在奥芬巴赫的歌剧《霍夫曼的冒险》中看到的主人公。

在本书里重新描述的这些笔记专为瑞典读者做了慎重的编辑，记录的是一八二二年六月某日，霍夫曼生命的最后几小时里，面对已决定要粉碎他的当局，他在几乎全身瘫痪只有舌头和嘴唇还能蠕动的情况下口授的记录。这些临终时的话构成了霍夫曼的遗嘱。



译注：

此处提到的克莱斯勒传记指霍夫曼 1819 年和 1821 年出版的两卷集长篇小说《牡猫穆尔对生活的思考》(Lebens-Ansichten des Katers Murr)，牡猫穆尔已成为德语文学中著名的喜剧形象。

你是来取我性命的吗？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啊。我甚至抬不起胳膊来保护我自己。你只要把我头下面的枕头抽出来，压住我的面孔几分钟，坎普兹就摆脱了他最危险的敌人。我最多也只能挣扎一会儿，然后就永远沉默了。

我注意到了，你实际上还不时用手指摸摸我的枕套。你想让我再说一会儿，听听我说的话会往什么方向走。等你让我说出了你老板要知道的事情，你就会用枕头来紧紧压住我的面孔了。你算计好了，我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法做任何事情来防卫了。

也根本不需要什么警方剖尸检查死因。我本来就是快要死的人了。

我听到你轻轻笑起来了，你把我的话当作了一段出了名的霍夫曼笑话。城里那家叫做“鲁特和瓦格纳”的半地下小酒馆外面方圆几十里的地方都知道我会说笑的名声，说我的“谈话让人心旷神怡”。这话让我都听腻了。

不过，我也听到你一直在把我说的话写下来。鹅毛笔尖在纸上沙沙移动的声音暴露了你在干什么。也许你是那个我请我的朋友派到这里来的记录员吧？要是这样，那你真是个笨蛋。你甚至都没有介绍一下你自己是谁。因为我已经动不了了——你也看见了，我是朝墙壁躺着的——你至少应该懂点礼节介绍自己吧。对我这种动不了的尴尬，你居然还敢咧开嘴加以粗野无礼的嘲笑。

从一开始我就讨厌你。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考虑得到你的帮助，那真是让我憎恨的事情。可总得有人把我说的话记下来吧，我剩下的时间也没几个小时了。再等我的老朋友希特兹格找一个新的记录员来，也许我已经上西天了。

真是该死的事情，也得怪我现在连一支笔都举不起来了——这个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只想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能动我的舌头。到了最后，恐怕我也只能转转眼珠子来表达我的意思了，能那样就不错。或者我可以呻吟一两下，至少算是表示抗议吧。

对，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找我的麻烦。到了我生命的最后这几天，他们还想用可笑的渎职罪名来让我烦恼，还说我犯了违反保密义务的罪。这都是因为我写的那部传奇故事《弗罗大师》——其实都还没完成出版呢！！或者更正确地说吧：因为那个可怜的坎普兹派去的警察暗探偷走了我在法兰克福的出版人那里的清样和往来书信，所以书最后还没有印出来呢。可实际上这不会让我苦恼。那个小人把我弄到监狱里之前，我已经来得及上西天了。

对我来说，要粉碎我的政敌对我的指控也很容易。我自己

既是头脑清楚思路敏捷的法官，而且也是诗人，我有把握诗歌语言的力量。此外，我还是一个公正的法学家，在这个行业范围里也是非常少见的。

要是我口授得太快了，你就提醒我一下。我的朋友经常说，我说话比他们思考都快。不过我掉了两个门牙，口齿当然也不如以前清楚了。无论怎么说，重要的事情是你写下来的东西得能让人看明白，这样希特兹格就可以把它们校订出来。不过，刚才这句话你当然不用写下来。你真是有点脑子不好使。哈哈，连这句话你也写下来了。我听见你用鹅毛笔写字的沙声都有点生气了。你是不是得到命令，把所有的话都写下来啊？

可他妈的你也说点话呀！我至少得知道你是谁，是谁派你带了纸笔到我就要上西天的床前来的。

你就是一言不发。

这让我想起来，你可能是个哑巴。我甚至看不到你是否在点头表示肯定。不管怎么说吧，哑巴在我这一生里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你不是我这一生遇到的第一个哑巴。问题仅仅在于，你的哑口无言——如果你确实就是现在这样的哑口无言——是不是会有同样的命运攸关的意义。

译注：

坎普兹（Karl Albert von Kamptz, 1769—1849）曾任普鲁士王国内政部管辖下的柏林警察局长。希特兹格（Julius Eduard Hitzig, 1780—1849）是德国法学家，1823年曾出版过霍夫曼的生前笔记。《佛罗大师》（Meister Floh）是霍夫曼最后一部小说。

要不是当局还顾及到司法公正的意义，决定让我的生命再延长一点。我早就翘辫子了。

可不是吗？根据来自更高层的命令，会有两个外科医生出现，把一个灼热发光的烙铁压到我的脊椎骨的两边，说是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激发我的生命力。这两个专门蒙骗人的江湖医生，还带了两个粗壮的红脸大汉，他们收拾我的时候死死抓紧我的胳膊。但他们只能摇头叹气，因为这种周密的考虑全然无用。我不已经完全瘫痪了吗？不管他们怎么整治我瘦得皮包骨的身体，我甚至不能挣扎一下，就更别提抬起胳膊来打人了。

就在烙铁烫到了我背部皮肤的时候，有两个我的朋友来看望我，我就用这样的话来和他们打招呼：你们闻到烤肉的香味了吧？

我悄悄地告诉我的朋友，刚才把国家戳记烙在我背上的人其实是海关官员，他们给我打上了不许出口的封印，这样我就

不能把他们禁止的思想偷运到国境之外去了，也不能在下一个世界散播不安的因素。

我的朋友曾听到我信誓旦旦地说，我要拚命到底抵抗死亡，而我没有告诉我的朋友的是：从突然打开的门的光线里我看到了什么。是的，这当然是在我请求我亲爱的米莎帮我翻身朝向墙壁之前。我一度在那边的墙角里瞥见的灰色形象，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了。让我大为不解的是那个形象，现在我看清楚那是个女人的身影。但这还不是让我最惊讶得目瞪口呆的事情。这个朦朦胧胧的人物，让我在一段时间里以为会被我背上烧焦的肉的臭味赶跑，但当我看清楚她的时候，她却更加靠近了，还关切地朝我弯下腰来，好像是要安慰我，平抚我烧伤的背上的剧痛。

我突然想起了在我奶奶家里当佣人的那个老寡妇。我很小的时候得过重感冒，病倒在床上，一到晚上就咳嗽不止深受折磨，她就会给我端来热牛奶和蜂蜜水。然后她就会不安地在我床边坐很久，给我讲故事，直到我睡着。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还能感觉到，她轻轻放在我额头上的干燥的手。

可我越来越看不清楚眼前这个女人的样子了，无法说出她到底是谁。很奇怪，她越靠近我的床，就变得越来越模糊——而白天的光线也越来越弱。这本来应该是让人恐怖的事情，可感觉更像是一种……一种解放。

而我呢，本来很害怕自己会死，还要和死亡斗争到最后一口气呢！死亡，这本来是最让人讨厌的丑事，是人类灵魂必须抗拒的最让人可恨的那部分自然，难道不是这个死神在温和地向我显示她干枯了的面容，反而让我还猜想是一个老女佣人的

不安的动作？也许就是这样的，死亡要小心翼翼地照管好属于她自己的人。

可怜的坎普兹，还有他的多管闲事的外科医生，还自以为能够对付死亡呢！我想，是她把来探望我的惊慌失措的客人赶出去了，这让人回忆起一个对自己儿子越来越不听话的玩伴失掉了耐心的母亲。

现在她肯定又坐到墙角里那个小板凳上去了，就等着我们，你和我，把这个小小的写字练习做完。也许她跟着你走到门口去的时候，会把你记下我的话的纸都拿走。我相信，她还有不少事情要跟我商量，而且是不想让你的耳朵听到的。

我并没有忘记，你来这里是为了记录我的辩护词。不过，我更愿意留给将来的读者看的是米莎和我的故事。一个在我的头脑里已经存在很久的故事，但从来没有在纸上成功地写下来。

趁着现在米莎走了出去，在厨房里乒乒乓乓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可以讲讲这个故事了。提到这个话题米莎可能有点不好意思。特别是在一个陌生人面前。不过，这个故事里至少有一段是我对她抱有歉意的。这个故事，不管怎么说，是我的辩护词里的命脉。

我问我自己，到底是什么事情妨碍我去写出本来应该是我作品里最美的部分。表面上看，这是商务法庭的工作偷走了我的时间。我还让所有可能开展的文学方面的项目占据了 my 前进道路。就好像我在这件真正重要的任务前面总是把自己拉住。

不可理解。

我觉得去年我做好一切准备就要动手了。我甚至已经想好了这部作品的一个名字——《雅克布·史奈尔费弗婚礼前的蜜月》。是的，我带着笑容说到的这件事情不登大雅之堂，因为在牧师为我和美丽的米莎丽娜·卢厄尔主持婚礼祝福我们之前，我们早就已经一起睡过觉了。我不妨承认，在婚礼之前，这个发情的小伙子不太愿意只配上一个女人，像公马扬起前蹄一样不太驯服。我也不想隐瞒，这个小伙子在朋友面前吹嘘自己的时候也不免有点言过其实，借助过说书人的那种夸张手法。比如说新娘的父亲，本来只是珀森市政府的一个小秘书，到他嘴里变戏法一样突然成了市长。

这就不用多说了。背上被烙铁烙过之后的伤口今天早上又开始流血了。因为被单都浸透了，这次不是被汗水而是被血浸透了的，所以我醒了过来。现在这个伤口剧痛发作实在是难以忍受——也让我突然想到，我得赶紧完成辩护词了。

米莎的事情，等我以后再说吧。

针对我的这场斗争其实蓄谋已久，其中触发的因素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我的小说《弗罗大师》，甚至在我还没有完成出版之前，官方机构就已经有办法先读过文稿了。坎普兹一定以为，这下他总算让我上钩了。

我也许应该再提提这个故事。那个在女人面前会害羞的派勒格利努斯·丢斯被逮捕了，给他安的罪名是拐走了一个公主。当然，根本没有什么公主失踪了，但一个这样本不相干的事实是不会让宫廷大法官克纳尔潘提失去理智的。他自然有他自己的逻辑。肯定是得先犯有一桩罪行，这样才能有一个罪犯。当现在有一个人被逮捕的时候，那当然就是有一件触犯法律的事发生了。只不过一个肤浅的法官，面对被告人的否认，面对完全缺乏证据的情况，还是会玩忽职守，不去采用恰当的方法从罪犯身上寻找出犯罪的动机，使得逮捕具有合法的理由。

从扣押的文件里已经可以找到让人麻烦的征象了。被告在很多场合就已经谈到了“诱逃”，甚至暴露出某中杀人的意

向了——也就是说在文字中出现了“要死”的字眼。在这个最严重的词下面，大法官克纳尔潘提已经划了三道横线，表示强调。所以，当丢斯说起他今天不仅仅是懒惰，而且是“要死地懒惰”了，大法官克纳尔潘提就是那么理解的：嫌犯今天就是太懒惰了；否则他今天一定会做出让人“要死”的事情了。

现在有一个大法官的同事介入了这件事，说到第一个引文指的是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一个这样平淡无奇的反对意见对大法官克纳尔潘提当然毫无影响。相反，他在歌剧中精心打扮的假面戏装里看到了证明，证明他自己的怀疑倒是对的。在审讯中，要紧的就是要特别弄清楚丢斯在写下这些可疑字句的时候他到底在想什么，因为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举动——而且在危险人物那里就很更加危险。更确切地说吧，这些模糊不清的措辞可以让人想到，在没有写下的内容里包括一个完全充分的认罪。

我在小说里已经给派勒格利努斯·丢斯的眼珠安装了一块具有魔法的玻璃，可以让他读出大法官克纳尔潘提的想法。结果显示大法官自然不相信什么“诱逃”；他只是利用这次审判来恢复他在某个大公那里的地位，因为他已经失去了那个大公的宠幸。

我自己的对头坎普兹在大法官克纳尔潘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并不出人意料。他认为我犯下了诽谤罪，写了一篇有损国王体面的文字，给司法当局抹黑。

不过，当坎普兹对我的小说清样里的“要死地懒惰”这个词特别重视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掉入了陷阱——由此也显示出大法官克纳尔潘提的法袍披到坎普兹身上是多么合适。坎普

兹发现这个词涉及到了霍夫曼想谋害人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涉及到他和那些造反学生之间的默契。不仅如此，这些词还都是从一份法庭记录中抽出来的——这个作家因此也违反了法官的保密义务，犯有泄密罪了。

我不得不承认，就在这一点上，我虽然不情愿，也感到有点佩服坎普兹了。他这么天真地同时又像散布谣言一样地指责我，是我自己最恶毒的想象也想象不出来的。

不过，坎普兹有点自以为是了。如果我的讽刺作品只是针对他写的，那么这份文稿是可以当作一种确实会伤害人但也很少有的个人攻讦，可以废弃不用了。我的用心是创作出一个文学人物，有更广大的有效性。如果一个人听到这个故事，几乎吃惊得喝啤酒都呛了鼻子，或者笑得喷饭——这不是说谁谁谁……的吗？——那么这也会让人在再三考虑之后，明白这实际上涉及到危险得多的事情，也就是说，是对整个官僚体制的批评图像，而坎普兹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不过，这绝对不仅仅停止在和官僚世界的人物开开玩笑而已。真正激怒人的是我的文学创作对整个小资产阶级世界图像提出了质问，甚至可以让读者看到他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不会麻烦自己的小脑袋去看事情，让他去看更高层面和更具有智慧的事情。

你肯定不会以为，把你叫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写下我对那些弱智的渎职罪和泄密罪指控的辩护词吧。那些在这次起诉里值得提到的事情，我都已经在几个月之前的一份书面辩护词里反驳过了。

我不打算太详细地谈法庭辩护词的事情。那份文件本身还是有意思的，因为在那份文件里我提到了对我们这代人最有意义的一两个想法，并为之做了辩护。在我们的眼中，诗歌作品是一种有机的整体。你不可能把某一部分从它本应包括在内的创造物里割裂开——只抓住了某人的一只耳朵，或者只找到玫瑰花的一根刺——然后就可以妄下判断，而在《弗罗大师》里的审判就是这种情况，抓住一点就不及其余。

我要争辩的是，我的不同凡俗的主人公丢斯，对女人其实怕得要死，而我就是因为这个才让他遭到了诱拐女人的指控——这样的精神状态描写和外在外境的对比，本身就是喜剧性的基础。但是因为事实上没有女人被诱拐走，如果不给丢斯弄出一个折磨他的人，这个人还要千方百计折磨他让他就范，那么这次审判就一点意思都没了。为了回应地狱的这种喜剧精神，这个人物必须束缚在或者说囚禁在最少有的偏见之中。所以就加上了这个我取名为克纳尔潘提的讽刺形象，一个在我们